

有關「世界末日」的問答

◆ 惠敏法師

問：近來盛行「世界末日」之說，對法師而言，「世界末日」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或概念呢？法師本人對此「世界末日」傳言又是如何看待或自處呢？

所謂「世界末日」的想法，古今中外皆有，例如中國古代《列子·天瑞》篇中的寓言「杞人憂天」，敘述杞國有個人總是擔心天塌地陷，乃至不食不眠。但是，在哲學或宗教學之「世界末日」的主張是屬於「末日論」（Eschatology，或中譯為「末世論」，日譯「終末論」）的範疇。

「直線式」與「循環式」歷史觀的「末世論」

哲學上的末世論討論人類社會或自然界的終結問題。宗教界方面，若是淵源於閃族文化(Semitic Culture)之「一神論」(Monotheism)，例如猶太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蘭教是屬於「直線式歷史觀」(a linear view of history)，猶太教和基督教《舊約》，描述末世是神掌權之國度的時刻，也即彌賽亞(救主)降臨拯救人類的時刻；而基督教《新約》則描述末世是一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個體信仰時刻，即耶穌再來審判世界的時刻。末世論也是伊斯蘭教信仰重要的部分，定位於「信真主」之後，列第二位。

印度的婆羅門教與佛教是淵源於印歐文化(Indo-European Culture)之「循環式歷史觀」(a cyclic view of history)。婆羅門教認為世界應經歷了無數「劫」(梵語kalpa、巴利語kappa；音譯「劫波」、或簡稱「劫」，極大



時限之時間單位)。「劫」有「時限」之義，可長可短，長時之「劫」常用於說明世界之成立及破壞之過程。有說約是人間之43億2千萬年，劫末有劫火出現，燒燬一切，然後世界再重新創造。或說是一劫有四時：(一)圓滿時，約1百72萬8千年。(二)三分時，約1百29萬6千年。(三)二分時，約86萬4千年。(四)爭鬥時，約43萬2千年。「一劫四時」共4百32萬年，此四時相較，時間長度遞減，人類道德亦日趨低落。現在是正處於爭鬥時，若爭鬥時結束即為劫末，世界即將毀滅。

佛教從「諸行無常」的觀點，也以「劫」來說明世界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之過程。依《大毘婆沙論》，住劫之二十中劫中之減劫(人壽遞減的時期)，人世間各有刀兵災、疾疫災、饑饉災等小三災出現。壞劫時，器世間壞，有火、水、風等大三災。其時，初禪天以下悉被火災焚燒，第二禪天以下悉被水災浸沒，第三禪天以下悉被風災飄散。總計有八回七次火災，一回七次水災，一次風災，即所謂六十四轉大劫。又積大劫之數為十百千，乃至積數至阿僧祇(*asamkhyeya*，無法計數的數目，約 10^{140})，則稱一「阿僧祇劫」，累積至三，稱為三阿僧祇劫，是菩薩長期修集福慧資糧而成佛的至少的時間數。

悲觀、樂觀、實觀

現代的世界末日說，有人根據瑪雅古文明曆法文獻，推測地球每隔3740年就會被毀滅一次，並且配合太陽磁極每隔3740年就會逆轉而令地球磁極南北互換，氣候突然重大變化，造成生物的大滅絕。因此，近期的世界終結日會是西元2012年。但是，此種說法是否有科學根據？實在值得懷疑。

現代的科學家也有比較悲觀的看法，例如：消滅天花功臣之一、澳洲知名微生物學家芬納(*Frank Fenner*)認為：由於人口爆炸，各種天然資源的消耗難以控制，導致氣候變化，將使人類在100年內滅絕。他說：「氣候

變化才剛開始，我們卻已見到莫大的變化。原住民證明，沒有科學，也不製造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，他們可以存活4萬或5萬年之久。然而當今的世人卻不行，人類很可能和我們所知的許多物種一樣，從地球上消失。」

但是，也有比較樂觀的看法，例如：英國生物學家、動物行為學家和著名動物保育人士珍古德(Jane Goodall)深信：年輕的一代是未來的希望，1991年她在坦尚尼亞開始推動一項青少年教育計畫——「根與芽計畫」(The Roots and Shoots Program)，目的在於鼓勵青少年關懷環境、動植物與社區，並採取行動改善問題。珍古德博士當初推行「根與芽」教育計畫，是因為世界青年對國際環境生態與社會亂象等議題，普遍充滿著消極與無力感。她認為「希望」猶如種子，可以生根發芽，「根，可以向地底無盡地延伸，形成穩固的基礎。芽，雖然看起來嬌小脆弱，卻能夠為了尋覓陽光而突破土石」。因此，她相信「每一個人都可以造成改變(Every individual can make a difference)」，珍古德博士希望由個人做起，進而改變自己號召他人，拓展良好美善的網絡。

在珍古德博士的演講與《希望：珍·古德自傳》(Reason for Hope: A Spiritual Journey)中，提到她抱持希望的四個理由：

一、人類的頭腦：它讓我們祖先得以在艱困而原始的世界存活下去，製造從原始的工具到複雜精良的工具，而導致現代科技。我們只要將心、手、腦相連，就一定可找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。例如：現代各個綠化的企業的決心與成果。

二、自然界的復原力：只要我們給她機會，而且在必要時伸出援手，從泰晤士河下游的整治，核爆後長崎的重生，因鎳礦洩出有毒物質而污染的加拿大蘇德柏利(Sudbury)的復原……等許多成功的例子。

三、全球年輕人(明日世界的主人)已經呈現的正確知見與行動與即將被點燃的熱情。

四、人類不屈不撓的精神，讓我們絕不放棄，克服萬難，作出幾乎是



不可能完成的事，達成目標，或照亮一條路，讓別人可以跟隨。

這四個理由很類似佛教經典中常說「人身難得」的名言。因為人類有「三種特勝」：(一)憶念——人的智慧。(二)梵行——克制情欲的道德，為了他人的利益，能做出道德的行為，寧可犧牲自己，利益他人。(三)勇猛——克服痛苦與困難的決心與毅力。

我個人則不偏執悲觀或「世界末日」論，也不偏執樂觀或「世界永恆」論，採取「實觀」緣起的中道態度。因為，我們可以聽取悲觀或「世界末日」論之正向價值，敬畏所有生命天地，以及適當的「諸行無常」的體認，不會放逸；也可以善用樂觀或「世界永恆」論之正向價值，抱持希望，永不放棄，以及適當的「諸法無我」的體認。

同時，保持「知足常樂」的心態，避免偏執悲觀或「世界末日」論之負面問題，產生沒有必要的恐慌逃避或輕身厭世；並且保持「助人快樂」的心態，避免偏執樂觀或「世界永恆」論之負面問題，產生不適當的驕慢放逸或駝鳥心態。

人命在一日間、在飯食間、在呼吸間

其實，「實觀」緣起的中道態度，應知「人命在呼吸間」。如同《四十二章經》卷1所說，「佛問諸沙門：人命在幾間。對曰：在數日間。佛言。子未能為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。對曰：在飯食間。佛言：子未能為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。對曰：呼吸之間。佛言。善哉。子可謂為道者矣。」

對於「人命在呼吸間」的體認，我們可以先從「人命在一日間」開始。因此，我會將每天當作我的最後一天，時時刻刻珍惜，並發揮創意。甚至到晚上換上睡衣，就好像換上壽衣一樣；躺在床鋪上好像躺在棺材

內；蓋上棉被好像蓋上棺材蓋，要蓋棺論定了。此時，有沒有可能跟自己所擁有的名利、存摺、珠寶、學歷、地位等等人、事、物說再見？說得出來還是說不出來？如此，每天晚上都可以練習死一次，也可演練不同的死法。今天練習火葬，感受火燒身的樣子。有時候練習土葬，觀想有很多蟲啃蝕著你的身體。有時候練習水葬，或許搭到鐵達尼號，有可能就在水裡淹死了。有可能是天葬，在荒郊野外被鳥獸吃掉，都有可能。隔天醒來，發現還活著，覺得特別欣慰，除了好像重生之外，還已經擁有可以自利利人的身心，應該好好的善加利用，如此可以學習坦然面對生命「無常、生滅」的解脫能力，以及學習樂於助人的「無我、利他」的菩薩行。

然後，從「人命在一日間」的練習，逐漸到「人命在飯食間」（約30分鐘），乃至「人命在呼吸間」。我們若把每個呼吸當最後一個呼吸，就會珍惜善用。同時，每個呼吸其實都是全新的，就會有創意。因為無常，不管上一個呼吸是好是壞？這一個呼吸都是全新的。若執著上一個呼吸的好，會讓我們驕逸；若執著上一個呼吸不好，我們就容易沮喪；不能如實把握現在。

如此，可以培養對死亡的實觀。對一般人來說，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喪失，也是一種最痛苦的過程。但是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最大、最後一次的布施，也是一種最深奧的學習。我們平常行布施時，通常大都是錢財等身外之物的布施，不容易有布施身體或者捐獻器官的機會與勇氣。對於有布施習慣的人來說，若能在臨終時，順勢而觀，把死亡想成是此生的最大布施，是讓肉體回歸大自然的懷抱，則死亡就可能不是一個痛苦的過程，而變成一種人生最深奧的學習。所以，有許多修行者視死亡過程為最大的或最後的修行機會，尤其修菩薩道者，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「捨身餵虎」、「割肉餵鷹」等「菩薩行」布施的機會並不多，而臨命終正是學習布施身體的最佳時機，也是破除「自我」執著、體証「身心解脫」、「寂滅最樂」境界的今生最後一次機會。④